

目 录

序.....	红 孩(1)
沙家浜.....	薛 荣(1)
《沙家浜》争鸣综述	李存照(41)
阿庆和《沙家浜》	薛 荣(52)
朝夕之间	王跃文(55)
常态的深度	鲁顺民(112)
乖张的当代官场“现形”记.....	温远辉(115)
让蒙面人说话	麦 家(119)
新颖 神秘 深刻.....	许 晨(171)
智力的陷阱.....	鲁顺民(174)
起风了.....	徐 虹(178)
好看,但却不是有力量的	张颐雯(219)
触摸城市的情感内心.....	李师东(222)
扑通一声.....	北 北(226)
被揭开的生活.....	张颐雯(277)
一个精心编织的荒唐童话.....	许 晨(280)
符驮村的故事	杨争光(284)
除了快乐,我们还有什么	闫立飞(311)
对“根性”的痛切关注.....	张艳茜(314)

李八碗春秋·····	陈世旭(319)
时代“寓言”的新追寻·····	陈平辉(366)
如此叙述不如打住·····	顾 颖(370)
阖岚镇沿革·····	贾兴安(374)
另类庄主 别种解读·····	徐兆淮(423)
文艺评论还是得讲立场观点·····	白克石(427)
父亲和他的儿女们·····	石钟山(431)
看石光荣“收拾”儿女·····	李万武(478)
谁为你喝彩·····	张晓峰(481)
你不能动摇我的支撑·····	李治邦(485)
美德像顽强生长的小草·····	孙 燕(519)
“支撑”所不能看到的·····	闫立飞(523)
逃跑·····	铁 凝(528)
凄美,在荒凉的传统中燃烧 ·····	红 孩(541)
人生可能不是一部长篇小说·····	铁 凝(546)

序

红 孩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不同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回答。

道德家会说，生活就是为了寻找美好。

军事家会说，生活就是为了创造战争和结束战争。

政治家会说，生活就是为了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佛学家会说，生活就是普度众生，救人于苦海。

科学家会说，生活就是让一切先进的东西很快成为腐朽。

教育家会说，生活就是让已经掌握知识的人把知识传递给未知的人群。

那么，一个有心致力于文学批评的人，他的生活目的将是什么呢？

亲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

我想，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和文学立场肯定鲜明。一篇没有自己独立声音的文章同喝一杯温墩水没什么两样。相反，一杯开水和一杯凉水却能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可惜，当今的文坛茶桌上，到处摆满了花花绿绿的温墩水。好看，却不解渴消乏。

文学批评，反过来叫批评文学。批评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判

断的过程。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不会考虑作者和读者会不会同意。你如果反对,你也可以拿起笔来向其讨伐。一个惯于批评别人的人,没有理由不接受别人的批评。

不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批评文学的过程,都有一个批评标准一个批评尺度问题。我以为,一个批评家对待作家应该能做到宽容,这种宽容仅仅限制在文学本身的实践上,而不是其他。同样,一个作家在对待批评家上也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其宽容的限度在学术探讨,而不是人身攻击和打棍子、扣帽子。但是,在当下很多文学评论、文学批评的争论中,常常出现一方大谈文学标准,而另一方则高举政治、社会、道德利器。因此,有很多的文学之争表面上很热闹,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积极意义。当然,文学并非孤立存在于人群当中,它肯定会受其他社会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影响。从大处讲,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是社会的反映,文学也是社会的反映。人们通过对其原理的基本理解,以此去认识社会,并做出一系列的判断,来不断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文化文学传统的国度,人们认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着文学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一部泱泱中国文学史,实际也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史。在如此的背景下,不论是谁,你如果硬叫人们在文学批评中去纯粹的以文论文,显然不现实。

所以,在众多的文学批评论争中,作家、批评家,包括读者,常常面临尴尬。双方战场上摆的不是一盘棋,你这方明明是红先黑后“当头炮”,而另一方却是“工兵取地雷”。这就给裁判出了难题,没有标准啊。如果看官对两种棋的下法都懂一些,或许还有一点儿花一份钱看两场戏的快感。可是,那样的看官跟缺心眼儿的二傻子又有什么两样呢?

作为选家,也难逃此厄。好在 2003 年作家们创作出的小说可圈可点的足以让我编好这本集子,至于那些批评性的文字,其标准

完全是批评家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更与我这编者无关。如果读者朋友们在看完后觉得还不水,有看头,对于我便是巨大的欣慰。假如您觉得还不过瘾欢迎您马上拿起笔,投入到我们的争鸣中来。我真诚地期待着您的参与。

2003 年 10 月 31 日 京郊 梨花园

沙 家 浜

薛 荣

“她要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

阿庆挑起一担水，在河埠的石阶上挺直腰杆。他听到自己的腰椎咯吱地一声响，身体晃了两晃，他的手揪紧系着铁钩的绳子，平衡了水在木桶里的晃动，他就这么站着，似乎想听到腰椎再发出那种声响。阳澄湖水汽弥漫，西北角上的芦苇荡里不时有几只白色的水鸟蹿到半空中，又倾斜着朝沙家浜镇这儿飞过来，无声无息，恰似也听到了阿庆腰骨的断裂声，想来啄食这声音，当作早餐。阿庆想等到这几只水鸟飞到再迈步，他的腰仍旧挺直着，而水桶越来越沉。他的脚小心地在滑溜溜的石阶上换了个方向，一步一个停顿地朝岸上走。临湖的街上已经有乡下来的菜农在吆喝着，而他自家那只坏了声带的公鸡正守在春来茶馆门口，一副彻夜不眠的表情。“阿庆嫂，茶水备好了吗？”一个菜农走到茶馆屋檐下，放下担子，撩起衣襟抹了把脸皮上的汗，冲着黑洞洞的茶馆店喊了一声。阿庆加快了脚步，用不太自然的声音打着招呼。快了快了——茶馆店的烟囱冒出一股股青烟，顺着风向飘到湖面上空的水雾中去。阿庆的这一担水倒进水缸里，水缸就满了。他搁好担子，人站在水缸和老虎灶之间的方砖地上，微微地喘着粗气，他捶了捶

腰椎骨，疼痛就像被他的手从骨头里拍了出来，蜗牛似的沿着他的神经系统，朝着脚尖处爬。他的目光扫过店堂里的桌椅板凳，最后定格在楼梯口，楼梯扶手上扣着一顶土黄色的军帽，就像是个小个子的警卫员守在那儿，阿庆突然拔脚冲过去，一挥手就把军帽打到地上，又冲着楼梯扶手踢了几脚。他自己感觉这几脚的力量地动山摇的，几乎把这二层楼的春来茶馆都要踢翻，更不用说楼上的那只雕花大床了。雕花大床摇晃得咯吱咯吱地响，他老婆，也就是阿庆嫂可能知道他在楼下发脾气使坏了，一想到这个阿庆赶忙拣起地上的军帽放进搁茶具的木橱。他的手还攥着橱门把手，肩却被人重重地拍了一记，阿庆吓得手臂一抖，小腿一阵阵哆嗦，回头一瞧，原来是镇上开油坊的许三爷，阿庆冲着许三爷哈了哈腰，说了声三爷你早。“老板娘呢？”三爷刚从街上进来，还没适应黎明前茶馆店里的黑暗，身体几乎撞到了阿庆身上，阿庆闪身避开，手抓起桌角上的一块抹布，在一张长凳上擦了两遍，就去开店堂里的窗户。三爷仿佛昨晚在镇上逛来逛去了一整夜，身子骨冷得就跟冰做的似的，他走到灶口，伸手烘了烘，又顺便往灶里添了几块柴火，火旺起来了，火光映红了三爷下巴尖上的胡须，金色和银色跳跃在阿庆眼里。三爷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这使阿庆觉得非常奇怪，又羡慕。他自己也想弄件长衫穿穿，弄副墨镜戴戴，他就这些东西跟胡司令说过，胡司令一口答应了，说下次给他搞一副墨镜带来，而且还是日本货，当时阿庆的心就跟大锅里烧开水一个样，不可抑制地激动，可阿庆嫂为了这事跟他大发脾气，罚他在楼下的老虎灶口睡了三个晚上，后来胡司令再也没跟他提起墨镜的事情，这使阿庆劈柴的时候骂了好几次娘。“我什么事情都不管你这个婆娘，可你却什么事情都管，就像我是你儿子似的，他妈的！”他抡起斧头，一下就把一个树桩劈成两半。正在一边摇着蒲扇跟茶客们拉话的阿庆嫂朝他看也没看。倒是坐在茶馆里开南货店的小六子拍了记桌子，吼了声好刀法，阿庆冲小六子翻了个白眼，扔下斧头又

去忙另外的事情去了。“阿庆这个家伙，怎么日本人一来就变了……”背影还在门边上他就听到他们在议论，议论他什么后来他问阿庆嫂，可这婆娘抿着嘴就是不说，问急了她用手里的毛巾抽他一记，催他洗茶碗去，这使阿庆的心态更加的不平，可气归气他还是不想跟老婆和茶客们计较什么东西，在这个春来茶馆里阿庆对待一切的态度真是太随便了，随便到许三爷看见水开了就自顾自地从茶叶罐里抓两大把茶叶，亲手给自己沏了一壶热茶。他挑了个临街望得见湖面风景的座位安放下屁股，手里的扇子展开合拢，又展开，扇面上写着几个毛笔字：大东亚圣战。阿庆冲着许三爷使了个眼色。这老家伙知道胡司令就在楼上，他下楼来如果看见这几个字的话，那许三爷的麻烦也就大了。不过，如果胡司令为这几个字跟许三爷较真的话，阿庆嫂会出面劝他们。阿庆记得上个月黑田太君带着队伍到了镇上，刚踏上步云桥，就有人从芦苇荡那边朝鬼子队伍打黑枪，枪子儿擦着黑田太君的耳朵飞过，气得这鬼子差点要夺过小鬼子手里的火把把桥下的春来茶馆烧了，是许三爷摇着这把扇子从柴房的稻草堆里钻出来，好说歹说地奉劝太君息怒，从此之后，许三爷这家伙到店里来喝茶就不付钱了，为此阿庆嫂有时还给他脸色看，可暗地里阿庆还是劝她算啦算啦，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茶馆店还能开张营业挣个小钱已经不容易了，你胡司令要巴结，郭建光要巴结，黑田邹寅生他们你也要巴结的。他这样说阿庆嫂可生气啦，她手里的毛巾呼啦一声就抽在阿庆的脸上，抽得他眼冒金花。他捂着脸说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我做活乌龟做到现在了，我这么个大男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他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话，自己把自己说得眼泪鼻涕都流下来了。这哭声从他这样个四十来岁大老爷们嘴里冒出来，可听上去总是有一股奶声奶气的味道，想改也改不了。阿庆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很快地哭声就转变成了呜咽，阿庆嫂坐在床沿上，皱着眉咬紧牙，她走过去踢了阿庆几脚，又到临街的窗口听听动静。“半夜三更你别闹了好

不好？阿庆嫂蹲下身子，一只手搭在阿庆抽动的肩膀上，可听老婆这么说，阿庆的呜咽又变成哭声了，阿庆嫂的手指从肩膀爬摸到丈夫裸露的脖子上，下狠劲地掐了一把，阿庆的哭声更响了，估计在湖面上下丝网捉小鱼的渔民都听到了，阿庆嫂腾地站起身，走到床背后抓起了马桶盖，屋子里臭气弥漫，阿庆嫂敲马桶盖的声音终于盖住了阿庆的哭声，就像敲锣打鼓似的欢送他拉开房门睡到楼下老虎灶后边的稻草堆里去了。有好几天两个人互相不搭理，而茶客们却有意无意地老是拿他们吵架的事起哄，阿庆嫂低眉顺眼地笑笑，而阿庆却虎着脸，似乎想把店堂里的桌子都吃了。好在不久郭建光带着十八个伤病员来到了沙家浜镇上，街头巷尾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阿庆嫂整天围着郭建光转，身上穿着她最好看的蓝花印布衣裳，头发和手脚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是她在忙里忙外的同时先给了阿庆几个笑脸，男人的心也就软了。郭建光的这些人刚在镇上住下，不凑巧的是胡司令像是猫闻到了鱼腥味似的，也带着队伍赶了过来，郭建光领着伤员只好暂时避到了芦苇荡里，而胡司令却老实不客气地睡到了春来茶馆阿庆嫂的床上。镇上的人对这种事已经习惯了，包括阿庆。阿庆一个人在楼下的店堂里端茶续水，茶客们，就是连许三爷也看见了搁在橱里的胡司令的黄帽子，所以这些人自己喝自己的茶，也不再瞎问什么了。阿庆拎着滚烫的铁皮茶壶在店堂里走，可耳朵一直留心楼上的动静。楼上鸦雀无声，他的心就跟铁做的，老是被似乎带有磁性的木楼板吸了上去。他抽了个空拎着开水壶跑到了楼上，阿庆嫂正头发蓬乱地斜披着大襟布衫坐在枕头上，裸露着一段段白白嫩嫩的身子骨，而胡司令已经没影儿了，估计是因为店堂里的人太多，他攀着窗外的那棵银杏树枝溜了。“快点起床，都忙死了。”阿庆拎起手里的茶壶，往脸盆里倒了点热水，又扔下去一条毛巾，把蒸腾而上的热气盖住了。

“又要开仗了，阿庆。”

“谁跟谁打？”

“胡司令看中了郭指导员的歪把子机枪，他们两个干起来，黑田和邹寅生他们那就有好戏看 棋。”

等到手脚松软的阿庆嫂从楼梯上下来，店堂里的茶客走剩得已经不多，许三爷还坐在临窗靠湖的那个位子上，已经在喝第二壶茶，这一壶是云南红茶，刚泡开，许三爷的鼻子凑近茶壶口，闻着冒上来的香味儿，不巧他的墨镜蒙上了水汽，变得模糊了。许三爷摘下墨镜，用袖子擦了擦，阿庆嫂冲他笑了笑，顺手在老虎灶的灶台上拿了个烧饼，张嘴就撕咬了一口，腮帮子顿时鼓鼓的。她走到了许三爷的身边、阿庆的背后。坐在门槛上的阿庆在扎芦苇扫帚，手里一会儿是小刀、一会儿是剪刀地忙乎不停。阿庆嫂不说话，店堂里另外的人也都不说话，只有 楂楂 咂咂喝茶的声音时不时地响起，又孤掌难鸣似的，在声音消散前的几秒钟有一种突兀的尴尬。虽说阿庆嫂已经下来了，可许三爷还在留意楼梯口的动静，他吃不准胡司令是否已经溜了，溜了的话那他也好打开扇子，摆摆他从鬼子那儿借来的威风。也说不清事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鬼子的洋枪洋炮打到这儿不久，许三爷就咿咿呀呀有如鬼神附体似的会说几句日语了，这使他成了沙家浜镇和常熟东栅口的日本炮楼里的鬼子之间的传话者和疏通者，虽说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会有人去做的，可许三爷还是怕吃胡司令或者新四军的枪子儿，他把他的担忧跟阿庆嫂说了，阿庆嫂又分别征求了胡司令和郭建光的意见，他们两个都说只要许三爷不借鬼子的势力欺负老百姓，能帮老百姓在鬼子面前周旋疏通，办办事儿那也就算了，于是沙家浜镇的维持会长就由许三爷当了去，可他心里清楚在这个鸡毛小镇，有那么几个人是他许三爷所惹不起的，比如眼前的这位，烧饼已经吃完

了，可亮闪闪的眼睛里还有一股吃人的表情，看得许三爷心里直发毛。“要打仗了，三爷。”阿庆嫂拿起许三爷的茶杯喝了一大口，叽里咕噜地漱了漱口，又哇的一声吐到地上，有几滴水夹带着尘土溅到阿庆的衣服上，他只顾低头扎扫帚，毫无察觉。许三爷摘下墨镜，瞪着眼问阿庆嫂说：“什么，要打仗了——我跟你打？”许三爷一听这话，牵扯着众多皱纹的眼皮开始眨巴，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从额头滑过脸颊，颤颤悠悠地挂在他的下巴上，“我怎么跟你打呢，我可是打不过你的，你也真是，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说什么笑话呢，怪吓人的。”阿庆嫂听完了许三爷的话，身子骨也坐了下来。三爷还在琢磨刚才的话，摇头晃脑地在打心里的小算盘。“我看是打不起来的，如果真要动手，你阿庆嫂劝劝他们不就行了。”许三爷展开了手里的扇子，前看后看地瞧了一阵子，有只秋苍蝇落到扇面上，呈S形爬了几圈，最后停留在那个“战”字上，许三爷吹了一口气把它赶跑了。“阿庆，你这个死脑筋，别光顾着扎扫帚，也给店里的客人们续点热水呀。”阿庆嫂突然之间烦躁起来，正想拿阿庆出气，可阿庆已经快手快脚地跑回老虎灶那儿，提起一把铁皮开水壶，斜了斜，一股开水从壶嘴那儿出来，隔着老远就准确无误地射到一把又一把的紫砂茶壶里。有人叫了声好，除了阿庆拎着茶壶的手微微地抖了抖之外，另外毫无反应。

挑着两大捆芦苇扫帚走村串户到乡下去卖，这对阿庆来说是最为快乐的。茶馆店里的那只声带坏了的大公鸡一直送他出了沙家浜镇，他去了西牛浜和下甸庙，然后摆渡过了来龙河，又顺着弯弯曲曲的河边小路往东北方向走了二里多路，再沿田埂往西南方向走，这样他就可以绕出来龙河边高墩下的那个百人坑，那地方在鬼子刚来的那阵子活埋了几乎半个杨修浜村的村民，消息传来的那天夜里，阿庆睡在春来茶馆都听得到从百人坑里传过来的哭声，虽说现在那个地方草已长了一茬又一茬，柳树苗都有半人高了，可

阿庆一直不敢从那儿经过，他胆小是出名的，可还是没有人敢拿这个事来取笑他。他虽说是绕着这个地方走，可心思和眼光却止不住地往那儿跑，跑到那儿又撞见鬼似的弹回来，他的心思如此动荡，脚步就越走越快，他背上的汗都出来了，就解开外套扣子，撩起衣服下摆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子，又翻翻袋底，好在良民证还在，这使他怦怦直跳的心暂时放松下来。他半送半卖地处理掉大半担芦苇扫帚，就到了寒家湾，这个村上次来还是鸡鸣狗叫的，现在却烧得只剩下一堆废砖烂瓦，只有黄鼠狼和野兔子在其间穿出穿进地忙乎，另外什么也没有了。阿庆拍了拍脑袋瓜才想起，上个月东栅口炮楼里的一个鬼子兵独自下乡找花姑娘玩，被这儿的村民打了个半死，又跑掉了，于是黑田带着两汽艇的男子兵第二天就来把村子烧了，本来这村子的人都爱用阿庆扎的芦苇扫帚，可这里的房子烧了，村民也就跟烟似的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日落西斜，阿庆放下担子，坐在一堆碎砖头上，扭扭脖子伸伸腿，刚想闭上眼歇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叫他，回头一瞧，李有财拄着打狗棒从一堵断墙后边闪了出来。“有财你没死啊，吓了我一跳！”李有财笑了笑，回了一句阿庆你还在卖扫帚啊，阿庆递了根烟给李有财，老家伙捧着香烟又是舔又是嗅的，神态就像饿死鬼见了肉骨头，阿庆问你们打断了鬼子的腿难道没有叫许三爷到炮楼上去说说情？一听说许三爷的名字，李有财把手里刚吸了两口的烟扔到地上，狠狠地^踏了两脚。“你不知道啊，这个汉奸许三爷拿了我们的钱又去给鬼子带路来这儿烧房子，你去给阿庆嫂说说，叫她跟胡司令通个信，这个许三爷不除掉，下一个烧的可就是沙家浜镇了。”阿庆听他这么讲，就说胡司令我也认识的，叫我老婆去说干什么。李有财想自己真是气昏了头，把话说穿了。阿庆又给了他一根烟，两个人闷声不响地抽了一会儿。“不过，鬼子从炮楼出发朝寒家湾扑来的口信还是许三爷派人送来的，虽说房子烧了，可人倒是没伤着一个。”阿庆望见田野尽头的落日，快要挨着远处尖尖的细树梢了，他本想送

两把扫帚给李有财，再到附近的高家村去看看自己的私生子金根，可站起来拍拍屁股一想，这两件事也就算啦。

阿庆这个人肚子里没啥货，嘴也藏不住什么话。胡司令睡到春来茶馆楼上的事也是阿庆自己说出去的。那还是前年的某个秋夜，雨刚停，胡司令卫兵也不带一个，喷着满嘴的酒气敲开了春来茶馆店楼上的房门。阿庆嫂可能知道他要来，只是扯起被子蒙住了头不说话，但阿庆没见过这阵势，身上只穿了条裤衩，哆嗦着的舌头在嘴里打滚，可就是说不出话。胡司令一张口就命令阿庆出去，阿庆愣了愣，明白了怎么回事，他一屁股坐在木地板上，赌气似的用他那滑稽的童音说我不出去，你应该出去，你凭什么叫我出去？胡司令绕过阿庆，脚踩到了床前的踏板上，笨重的身体压得踏板咯吱吱地响，“你不出去也可以，那我出去，你就打死我，再把我拖出去算了。”胡司令手一伸，子弹上膛的手枪就掉进阿庆的怀里。阿庆的手指一碰这么个冰凉的铁家伙就惊醒了，真要命，他记得自己不会摆弄这玩意，那股着急的劲狠狠地绞扯着他的心脏，都快要撕碎它了。他举起枪，借着朦胧的光线看了看，可眼泪却止不住地落到枪把子上，与此同时，胡司令扯掉自己的裤子钻到了被子里，却没忘记关照阿庆打枪时看准，可千万别伤着阿庆嫂。床上传来暧昧不清的肉体搏斗的声音，这声音像一股冲开堤防的洪水似的漫过地板，冲出房门，顺着倾斜的楼梯往下奔涌，阿庆像一片枯树叶似的被这股洪水夹带着冲下楼去。他走过水缸边上时发现木盖子被掀在一边，没有一滴水的缸底下扔着个酒瓶和一大包肉骨头。他想胡司令这家伙肯定是躲在大水缸里吃喝着，又到了半夜里突然之间上楼来抢他的位置。“恩将仇报！恩将仇报！”光着膀子的阿庆行走在漆黑一片的大街上，嘴里骂不绝口。不久前，胡司令被黑田他们打散了队伍，独自一人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也是在这个水缸里，阿庆嫂让他钻了进去，盖上木盖子，又抱来一只打盹

的黑猫睡在盖子上，才躲过鬼子的追兵，自此之后胡司令有事没事总是到春来茶馆转转，有钱的时候扔下几个小钱，没钱的时候和阿庆称兄道弟的，骗阿庆去给他买酱鸭子打黄酒，其实别人早看出了胡司令的心思，只有阿庆还乐呵呵地蒙在鼓里。在镇上转了大半圈的阿庆敲开他的好朋友沙四龙的房门，沙四龙直截了当地跟他挑明胡司令长久以来的企图，“那我可怎么办呢？”阿庆屈着膝盖，双手拍打着大腿，他问沙四龙会不会打枪，沙四龙说他没打过，阿庆连声说完了完了，便宜了胡司令这个狗东西。阿庆这么吵吵嚷嚷，沙四龙怕他惊醒了睡在隔壁的沙奶奶，便顺手捂住他的嘴拖他上床。夜里有点冷，沙四龙先焐在被子里，而后又示意阿庆焐到被子的另一头，黑暗中两个人面面相觑，可一下子不知说什么才好，风掀起阳澄湖上的波浪，拍打着沿街的石岸，间或有几声狗叫，不是在镇里就是在镇外响起，扩大了两个不眠人呈扇形展开的听觉。沙四龙知道眼下惟一的办法是他和阿庆两个人带着绳索棍棒摸回到春来茶馆楼上，凭他的力气再加上阿庆的帮衬，收拾掉一个正在寻欢作乐的胡司令那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沙四龙关照自己此事万万不可鲁莽，沙四龙恨鬼子，而胡司令是除了来去无踪的新四军之外，这儿惟一敢站出来拉队伍打鬼子的，几天前他还在跟沙奶奶说要去加入胡司令的队伍，拿起枪跟日本鬼子干呢，可眼下阿庆这样胡来的话沙四龙倒是犹豫了起来，况且这个被镇上人称为武太郎的阿庆的老婆跟镇上的男人不干不净已不是头一桩了。想想春来茶馆那老掌柜的，抽大烟抽死之前给独生儿子阿庆娶了这么个狐狸精，又生不出孩子，真是作孽啊。

那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啦。

天蒙蒙亮胡司令斜披着军装在镇上转悠，顺便也查了查岗。他身上的这身衣服是国民党的韩德勤发的，胡司令还跟他要钱要

枪，韩德勤却要滑头不理他了，不理他也好，胡司令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吃掉了几股小土匪，又跟新四军搞点小摩擦，间或和鬼子干上一仗，日子也过得马马虎虎，最近国民党方面又派了个常熟县长从后方过来，指示胡司令带着队伍退出沙家浜，到新庙去驻防，新庙那地方离公路近，被鬼子吃掉的危险也就更大，所以胡司令一直动脑筋想办法，想跟郭建光借两挺歪把子机关枪带上，反正这机枪留在郭建光手里也没用，他那些个伤病员再怎么着也派不上什么用场的，不过，郭建光他们也不是好惹的，这个不用阿庆嫂提醒，胡司令也尝过味道，所以他还是先礼后宾，叫阿庆嫂到芦苇荡里去跟郭建光打声招呼，如果不行的话，再来硬的，胡司令一想到兵刃相见，牙齿就无意识地紧咬着，腮帮子上的肉也一棱一棱地鼓了起来。街上的人见了胡司令虎着脸挺胸凸肚地过来，个个都退避到屋檐下，冲着他点头哈腰的。胡司令进了春来茶馆，屁股刚挨着凳子，就有人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问他，“最近是不是要和郭建光他们打仗了。”“谁说的？”胡司令涨红着脸，拍了记桌子，又顺手摸了摸光头，然后指点着店堂里的阿庆，招呼他把帽子拿过来。这时阿庆嫂从楼上下来了，她眼风朝胡司令一送，这家伙顿时笑容满面，支支吾吾地说跟新四军打什么，要打就去打日本鬼子！店堂里的茶客齐声附和连声说对。阿庆嫂从阿庆手里接过帽子，递给胡司令的时候掸了掸灰尘，又扯了扯他的衣袖，胡司令心领神会地戴上帽子跟阿庆嫂上了楼。

“……胡司令，你跟我要枪就是跟我要命，再退一步说，这样的大事我也做不了主。”

“郭指导员，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跟你借两把机关枪也是去打鬼子，你那些个伤病员留着机枪也暂时没用，再说你们有什么危险，我胡司令也会派弟兄们过来帮衬帮衬的。”

“不行，这枪绝对不能借给你的，你们国民党不是新来个县长

吗？你可以跟他要枪吧？

“哼，这个鸟县长，如果没有我胡司令给他挡风蔽雨，那还不是臭屁一个，真是的。”

胡司令脸色铁青地走了，坐在太师椅上的郭建光长叹了一口气。虽说跟胡司令这样的草莽汉子打交道已不是头一次了，可郭建光还是觉得太滑稽了。这一次胡司令提出的要求近乎天方夜谭，但从他生气的样子来看，这家伙倒是十二分的认真的。郭建光低下头，把脸埋进了手心里。他觉察到了阿庆嫂在看他，看他那焦虑万分又无计可施的样子。“镇上的人都在说胡司令要跟我们干一仗了。”郭建光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他只想把自己的头埋进心里去，而这心反过来包裹着他的身体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一直沉到阳澄湖底下的淤泥里，也好有个清净。阿庆嫂在他边上走来走去，就像一条游动的红鲤鱼，也不知在忙乎些什么。通过阿庆嫂做做工作不知还有没有挽救的余地，郭建光心里知道她和胡司令的关系，只是……郭建光像是从梦中醒来似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阿庆嫂正背对着他站在窗口，上身穿了件蓝花印布的斜襟衫，一条黑布裤子，围裙的带子紧紧地箍着她的腰身，又挽了个松松的抽结，其中的一根带子的穗儿正垂在她的屁股中间。郭建光已好久没用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眼光来看异性了，今天的他突然苏醒了似的盯着阿庆嫂的背影，刹那间忘了要说什么话，“嫂子。”郭建光轻唤一声，阿庆嫂的肩膀抖了抖，可依旧没有转身，郭建光顺着阿庆嫂_湖望的方向看出去，窗外是秋阳下波光粼粼的阳澄湖。郭建光走到了阿庆嫂的身旁，身子靠在窗户敞开着的窗框上。“嫂子，这事情你看怎么办？”阿庆嫂知道郭建光要跟她商量，她的脸朝左边侧了侧，这样，她大半个脸蛋儿就呈现在郭建光的视野之内：白皙的皮肤，又粗又弯的眉毛下一双黑亮的大眼睛透露着野性和激情，高挺的鼻尖儿光溜溜的，两片薄薄的红嘴唇上下动了

动,又朝左右两侧抿紧了,拉长了,与此相应的是两个浅浅的酒窝。郭建光似乎从来没有和阿庆嫂挨得这么近过,他闻到了她脸上散发出的那股脂粉味儿,若有若无的,无意中使得郭建光鼻孔张大,心潮起伏,力图用嗅觉把这股飘散在微风中的香味捕捉住。“你说这胡司令看来软的不行,会不会跟我们来硬的?”郭建光舔了舔嘴唇,发出咝咝的吸气声。“如果这莽汉带了人到芦苇荡里去抢枪的话,那沙家浜这一带可真要乱套了。”郭建光的手指肚在窗框上滑动,一根木刺扎进肉里他也没觉得疼。“嫂子,凭你跟胡司令的关系,你能不能劝劝他。”郭建光缩回扎了木刺的手指到眼皮底下晃了晃,像是在朝它诉说。“我跟胡司令的关系——我跟胡司令有什么关系?”阿庆嫂猛地转过身,双眼直视着郭建光。郭建光眼皮也没抬地朝着自己的手指吹了口气,脸上是一副尴尬的笑容。“镇上的人都说胡司令听你的,真的。”这可不是阿庆嫂想要听到的回答,她冷笑了两声,又扯下别在腰间的小毛巾,冲自己的上身下身拍了两下,说:“这年头,个个都人不人,鬼不鬼,嘴上说什么,心里又在盘算些啥连玉皇大帝都不晓得。”郭建光低下头,看着自己衣襟上的扣眼,头脑里乱糟糟的,想都没想什么,就又叫了一声嫂子。“老实跟你说吧,”阿庆嫂捏着毛巾的手推了郭建光一把,郭建光抬起头用求助的眼光望着她,“我跟老胡是姘头的关系,也真个是姘头的关系,我看他敢打日本鬼子,为人又豪气,不像我家的那个阿庆,蔫吧拉唧的,三拳头也砸不出一个闷屁,所以我跟胡传魁有一手,我不怕镇上的人说三道四的,今天用嘴皮子杀人,明天鬼子机关枪一扫,大伙儿都见阎王去了,谁怕谁呢?”郭建光像一截拴马桩,直愣愣地戳在阿庆嫂面前。“……再在楼上呆会儿,……出去的时候当心被别人看见。”阿庆嫂忽闪着眼睛,自己惊讶自己话说完了,她又回到镜子前,伸手在脸盆里蘸了点水,拢了拢梳成一个圆髻的头发。

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他那赤裸裸的目光,像火苗扑到她热烘烘